

症弦在福建

朱合忠



熊宏娇/绘图

认识症弦先生,并与其相处过几天,是在1993年秋季。

那一年上半年,在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的积极倡议推动下,经过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在长达40多年的隔绝后,终于打破僵局,授权两个民间团体的最高领导人汪道涵和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史称“汪辜会谈”)。这是海峡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性突破,也是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没想到,那一年下半年,我供职的福建省作家协会接待了一批来自宝岛台湾的作家诗人。当时,客人来访的具体时间是11月9日至16日,在这期间,他们将在福州、武夷山、泉州、漳州等地寻根和参观采访,并与福建作家进行广泛的文学交流。领队的,正是我慕名已久的著名诗人症弦。

症弦,本名王庆麟,1932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县东庄的一个农民家庭,曾主编《创世纪》《诗学》《幼狮文艺》等杂志,任报纸副刊主编20余年。著有《症弦诗集》《中国新诗研究》《聚散花序》(I、II两册)《记哈客诗想》等,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当年,我的工作日记这样写道:11月8日,以台湾《联合报》副主编、著名诗人症弦为领队,《联合报》文学副刊主编、著名诗人陈义芝为副领队,由台湾知名作家廖辉英、简贞、侯吉谅、王浩威、阿盛等人组成的寻根访问团,按时抵达福州。

记得那天,领队的症弦先生,外表温文尔雅,且有学者风范。他与我们一见面就表示:“十分感谢你们前来迎接。我虽是河南人,但我从小就知道,闽台两地的关系非常密切,两地主要的族群很多都是西晋末年南渡的河洛人,说的是河洛话。这次我作为领队,就是带着一批迟归的乡人寻他们的族群的。”陈义芝先生也笑着说:“这次来,起码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大家都是炎黄的后代;二是大家都是作家,

都操着一副笔墨,写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

当晚,有关领导也来福州聚春园看望客人,并与大家欢聚一堂,畅叙离情、乡情、友情,席间,欢声笑语不绝,其乐融融,其喜洋洋。散席后,

我们向症弦、陈义芝先生详细讲述了要去的地方和安排的情况,他们非常满意。症弦先生说:“真是让诸位辛苦了!我们这次来,目的也是为了促进交流。我们之间的确分隔了太长时间了,但血脉的传统、

文化的纽带一直没有完全隔断。在两岸文学交流上,闽台作家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次日,来闽的台湾作家分成两批人马,一批去南平、武夷山,一批赴泉州、漳州等地。分手时大家约定,回来后再在福州集中,举行有关海峡两岸文学交流与展望座谈会。由于工作需要,我陪同症弦、陈义芝先生去了武夷山、南平等地。而去闽南金三角走访寻根的廖辉英、简贞、侯吉谅、王浩威、阿盛等人,则以“原乡行”为主旨,在各地市文联负责人的分别陪同下,分赴南安、安溪、平和、南靖、龙溪等地,寻根问祖。

在武夷山期间,症弦、陈义芝先生怀着浓厚的兴趣,饱览了当地糖人的风光。特别是武夷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景区出色的规划和设计,都给他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其间,症弦数次说道,武夷山山环水绕,真是太美了!交谈中,他情不自禁对我说:“我曾向采访我的记者说过,我老家是在河南白河与南阳大平原接合处,你到我家乡你才知道什么叫遥远,没有山,完全没有山,有时候初雨天晴,空气比较好,小孩就搬小板凳站在上面,说看山啊,看山啊,看着遥远的地方一抹蓝色就算山了!”

那天,我们还到附近的下梅村采访,那里独特的民居建筑以及至今仍大部分保存完好的清代门楼,让客人流连忘返。他们说,看了这些建筑,真有坠入梦中之感,仿佛回到过去的家;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总是能引起后代人心灵相通的思索。走访中,我还忍不住问症弦先生:“家里还有什么人?”症弦顿了一下,低声说:“我父母都已经过世了,之前,我四娘请人辗转寄来的信中告诉我,你妈妈是想你想死的……”我一听连忙向他致歉,他挥手说:“没什么,都过去了……人生朝露,对我来说,世界上唯一能对抗时间的,大概只有诗了。”

当晚,在武夷山庄举行的一场海峡西岸诗人朗诵会上,诗人们和当地的诗歌作者聆听了两岸诗人的作品。朗诵者朗读的都是有关“寻根”和“乡愁”之类的诗歌。记得当时外边下起了细雨,台湾诗人陈义芝感叹地说:“这给潮湿的乡愁又添了几分浓重。”而老诗人症弦则自告奋勇上台,朗诵了他的诗作《我的灵魂》:“啊,君不见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我虽是浪子/也该找找我的家……”长长的乡思情缕,缠绕成诗人化不开的家乡情结,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各路人马返回福州后,大家一见面,我就发现祖籍安溪的廖辉英、祖籍龙溪的阿盛、祖籍平和的王浩威、祖籍南靖的简贞、祖籍南安的侯吉谅等作家诗人,一个个都兴高采烈,心满意足。交流中,他们都争着对发言说,太难得了,第一次踏上祖地故土,寻到了宗祠,吃到了家乡饭!廖辉英女士则说:“我去过北京、山东等地,但我敢说,只有到了福建,我才最随意和自在。”

采访的顺利,寻根的欣悦,福建内地和沿海改革开放的现实,给这些台湾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原乡祖亲的浓浓乡情,则构成了这次活动的显著特色。

如今一晃眼,时间已过去了数十年。今年10月12日,我从《文艺报》上吃惊地看到一则消息:症弦先生于温哥华时间10月11日清晨逝世,享年92岁。资料显示,症弦积极推动并参与两岸文化交流,被誉为“两岸文学交流报春的第一只燕子”。

症弦先生去另一个世界了,但我相信,他在福建讲过的话,朗诵的诗,还在这个世上走着!

【闽都新谭】



【诗歌】

群山里的祠堂(外一首)

刘伟雄

寂静的山林 风吹过
鸟雀的叫声就低了下去
一座祠堂的静卧
阳光在木头上散发着香气

青山绿水间的相遇
一脉宗亲遗落在乡野的传奇
孕育着历史的果实
沉甸甸甸甸在绿色的怀抱里

耕读传家的祖训
义薄云天的信仰
花岗岩雕刻着时光的漫漶
常青藤开放着岁月的繁花

一座群山里的古祠堂
寻根的脚步踏过的回响
就是一段如歌的行板
一首血脉交汇的壮美牧歌

乡村老教师

一次次穿梭在山与山之间
渺小的身影出入丛林阡陌
一个教书匠的迟暮时光
是拥有山的绿色和溪的坦然

乡愿与乡愁的两端
那是生命执着的牵引
人生正如风中的大树
吹过繁华荣枯 春来秋往

孤独地承受着山间的寂静
时光的渡口不会有奇迹出现
划过的水痕晃动着日月星辰
也晃动着一颗乡土一样朴实的心

在柘头村 看到发光的石板路上
修葺一新的古廊桥边
飞来游去的雀鸟和鱼虾
还有一个匆匆赶路在夕阳中的人

夜走光明港

王小庆

“城中到处小水沟,垂柳人家夹岸幽。每爱水边凉意满,日斜来上酒家楼。”这是清代名士张绅在《杂忆福州》中对福州内河美景和河畔人家闲适生活的描绘。光明港的兴建也成为当时福州城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多年前,沿光明港内河河畔开发建设光明港公园。由于光明港是一条人工河,因而新公园沿途多是现代化设计,唯一保留的一处历史元素就是凤洋将军庙。凤洋将军庙是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相传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庙为砖

木石结构,面向东南,临闽江,由门楼、戏台、走楼、钟鼓楼、祖殿组成,将军庙奉祀的将军是一位金将军。嘉靖四十四年(1565),因金伯通护航抗倭有功,敕封为安东侯。明代起,有地方官员出使海外,乡人水上行旅,都会到该庙行香,祈求旅途一帆风顺。

走在这条充满历史感的河岸边,我留意到了一些展示当地文化的艺术装置。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幅幅巨大的壁画,它们描绘了福州的传统生活场景以及光明港的历史故事。这些壁画色彩斑斓,生动形象,为光明港增添了几分艺术气息。壁画中的每一笔都充满了生命力,仿佛能够带领人们走进那个充满活力的年代。此外,还有一些雕塑作品点缀其间,它们或是抽象的艺术表达,或是具象的人物雕刻,每一件作品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这座城市的故事。

夜色中,几艘龙舟静静地停泊在港湾里,队员们穿着统一的训练服,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随着指挥者一声令下,龙舟缓缓离开码头,进入主航道。鼓手坐在船头,手中紧握着鼓槌,每一次敲击都像是在给夜空中的星星打拍子。而队员们则跟随鼓点的节奏,整齐地挥动着桨叶,在水面上画出一道道银色的轨迹。灯光下的龙舟队,就像是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照亮了光明港的水面,也为光明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风景。

漫步在河畔,我发现光明港不仅仅保留了传统元素,还融入了许多现代化的设计。河岸两侧建有现代化的步行道,沿途设有各种休息设施,供游人歇脚。这些设施不仅

方便了市民和游客,也让整个区域看起来更加整洁美观。此外,还有一些新颖的公共艺术项目,如互动装置等,让游客在享受美景的同时,也能体验到科技带来的乐趣。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不失时尚气息。

不经意间,我还发现了一个小型的文化展览空间,里面展出了一些当地艺术家的作品,包括绘画、摄影和手工艺品等。这些展品反映了福州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展现了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参观者可以通过这些作品,更好地了解福州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精神。

光明港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上的地标,更是一种文化和情感的载体,它承载着福州人民的记忆与梦想。在这里,我久久徜徉,感受着温暖和谐的气息,细细品味一份独特的人文风情。

【凤雅闽都】



想起澹台灭明的行不由径

李伟明

孔子虽然被捧为“圣人”,但在识人方面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比如他的弟子澹台灭明,起初在他眼里就没能获得应有的重视。

说来惭愧,我最初知道“澹台灭明”这个名字,还是中学时期读梁羽生的小说《萍踪侠影录》。这是书里的一名武林高手。后来才知道,历史上真有“澹台灭明”这么一个人,不过,他和梁羽生小说中的人物毫无关系,人家是孔子的七十二高足之一。

史载,澹台灭明字子羽,武城人。他拜孔子为师时,孔子见他长相丑陋,便以貌取人,认为他没有多大才能,当然也就不怎么看重他。后来,澹台灭明发奋苦学,成为当时有名的学者,而且品行广受认可。孔子得知后,感慨地说:“我凭言语判断人,看错了宰予;凭长相判断人,看错了子羽。”

今天想起澹台灭明,是因为其“行不由径”的故事。

澹台灭明为人公正无私,标准的“君子人格”。《论语·雍也》记载:“子游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其大意是,子游在武城当领导时,孔子问他:“你在那里有没有得到什么人?”子游回答:“有一位叫澹台灭明的,做事从不走小路捷径投机取巧;如果没有公事,他从不到我屋里来。”“行不由径”于是成了一个比喻行动正大光明的成语。

今人或以为“行不由径”是思虑死板僵化,全然不懂通融,其实这是个关系到原则的问题。在那个时代,“路”和“径”是大有区别的。周朝实行井田制,井田以外的叫路,以内的叫径。路是公共通道,径则是私人领地,走小径的行为是不合礼的。澹台灭明不抄小道图便利,不私下找领导汇报“思想”,就是因为做人光明磊落,处事遵循正道,有话

说在明处。

不走“捷径”,奉行正道,行事规矩本分,为人坦诚实直,不耍小聪明,不占小便宜,这事说起来容易,践行起来却难免障碍重重。做到这一点,需要很高的觉悟和很强的自律。没有这等觉悟,就意识不到这种行为的重要性;没有那份自律,即使有这个认识也管不住自己的行为。

回到现实中,我们会发现,热衷于走“捷径”甚至歪门邪道的人还是挺多的。这种人,为了达到某个目的,首先想到的不是脚踏实地努力奋斗,靠真本事使功夫走向成功,而是琢磨哪里有“关系”可用,何处有“空子”可钻,偷工减料,只求“速成”。更有甚者,毫无敬畏之心,只要能实现目标,再大的违法风险也不当回事,只有他“想不到”的事,没有他“做不出”的事。总而言之,这种人信奉“功夫在诗外”,只想取巧,不肯实干,只以“结果”论英雄,全然不管“过程”是否安全妥当。

作为一名手上多少有点权力的干部,难免遇到几个找上门来希望“借力”的人。每当面对这类情形,我就想,这些秉持所谓“潜规则”行走“江湖”的人,说难听点,与我辈简直可说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难以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几乎无法真诚沟通。特别是那些暂时没有吃过太亏的人,你跟他怎么解释,都可能是徒费口舌。当然,即使难以说服,我们也应努力试试把道理讲透。哪怕是“对牛弹琴”,该弹的时候不妨弹一弹;哪怕是只有一丝希望转变对方的观念,也不应轻易放弃。

另一个事实是,崇尚“捷径”者,最后一头栽倒在这条道上的也不少。举个例子,很多年前,有家企业要建大楼,老板仗着跟有关领导关系“铁”,未批先建,执法人员一时还真拿他没办法。不料,大楼即将封顶时,该老板的“靠山”倒了,新任领导根本不认他这一套,于是,这座拔地而起的庞大违法建筑,很快夷为平地,该企业一大笔资金打了水漂……

类似的“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版本,千百年来总是不断地重复上演。很多不当得利,就是这样来得快去得也快,那些看似怎么来,终究,少了正当的程序,就少了一份合法的保障。搞歪门邪道的行为,总是见不得阳光的。而一旦阳光照耀过来,那些看似坚硬的东西便要像冰雪一般消融。

看多了某些戏剧性的结局,我总是一再感慨:老想着不劳而获,最终可能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老想着破坏规则,最终自己也可能成为“无规则”的受害者。少些花花肠子,少些“捷径”思维,远离“无功受禄”的思想,杜绝损人利己的念头,切忌“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才是安全可靠,大道正道,“行不由径”应当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古人云:“捷径虽云易,长衢岂不平。”不走“捷径”,不图小利,置身于光明之中,习惯按规则办事,方能问心无愧,行稳致远,把事情做得妥妥当当,把日子过得踏踏实实。

【我思我想】



【雕刻时光】

